

也韓詩竹字作薄音徒沃反亦以為篇筑郭璞云玉芻
今呼白腳蕒即蕒蕒豆也篇竹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
旁可食又云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蕒竹
案此諸說皆北人不見竹之語耳漢書下淇園之竹以
為捷冠恂為河內太守伐淇園竹為矢百餘萬衛詩又
有籊籊竹竿以釣于淇之句所謂綠竹豈不明甚若白
脚蕒蕒豆安得云摘摘青青哉

孔子欲討齊

陳成子弑齊簡公孔子告於魯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
一子者之一子告不可左傳曰孔子請伐齊公曰魯為

齊弑夫矣子之伐之謂若之何對曰陳常弑其君民之
不與者衆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伐也說者以為孔子
豈拔力之強弱但明其義而已能順人心而行天討何
患不克使魯君從之孔子其使於周請命乎天子正名
其罪至其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予以為魯之不
能伐齊三子之不欲伐齊周之不能討齊通國知之矣
孔子為此舉豈真欲以魯之半力敵之哉蓋是時三子
無若與陳氏等孔子上欲悟哀公下欲警三子使哀公
悟其意必察三臣之擅國思有以制之起孔子而付以
政其正君君臣臣之分不難也使三子者警言必將曰魯

小於齊齊臣弑君而欲致討吾三臣或如是後齊晉大國肯置而不問乎惜其君臣皆不識聖人之深旨自是二年孔子亡又十一年哀公竟偏於三子而孫於越比之簡公僅全其身爾

韓退之

舊唐史韓退之傳初言愈常以爲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結之指歸不復振起故所爲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而又云時有恃才肆意亦蓋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撰碑以資之

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辯令舉進士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叙事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非裴晉公有寄李翱書云昌黎韓愈僕識之舊矣其人信美材也近或問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爲戲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爲防焉爾舊史謂愈爲紕繆固不足貴晉公亦有是言何哉者公作此書時名位猶未達其末云昨第來欲度及時十進度昔歲取名不敢自高今孤梵若此遊宦謂何是不能復從故人之所勉爾但寘力田園苟過朝夕而已然則公出

征淮西請愈爲行軍司馬又令作碑蓋在此累年之後
相知已深非復前比也

誕節受賀

唐穆宗即位之初年詔曰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其
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朕於門內與百寮
相見明日又勅受賀儀宜停先是左丞常綬奏行之宰
臣以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然次年復行賀禮誕
節之制起於明皇今天下宴集休假三日肅宗亦然代
德順三宗皆不置節名及文宗以後始置宴如初則受
賀一事蓋自長慶年至今用之也

左氏書事

漢傳書晉惠公背秦穆公事曰晉侯之人也秦穆姬屬
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
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
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
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觀
此一節正如獄吏治囚蔽罪議法而臯陶聽之何所伏
辜不待韓琦戰其曲有勝負之形見矣晉厲公絕秦
數其五罪書詞鏗訇極文章鼓吹之妙然其實晉誣秦
故傳又書云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合孤之盟而又召

與是彼道以伐晉杜元凱注云據此三事以正秦罪
左氏於大反復他易無所不究其至觀秦晉爭戰二事
可窺一斑矣

孤突言詞有味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以十二月出師衣之
偏衣佩之金珉左氏載孤突所歎凡十餘言而詞義五
轉其一曰時事之微也衣身之章也佩褱之旗也其二
曰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褱則佩之
變其三曰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衣之危服遠其時也
佩以金珉棄其褱也其四曰服以遠之時以闕之其五
曰危涼冬殺金寒珉離其宛轉有味皆可咀嚼國語亦
多此體有至六七轉然大抵緩而不切

宣髮

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顛落曰宣易巽
為宣髮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為寡髮釋文云本又作
宣黑白雜為宣髮宣髮二字甚奇

邾文公楚昭王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命
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
于繹未幾而卒君子曰知命楚昭王之季年有雲如衆

赤鳥夾日以飛三日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
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
穀不有大過天其大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孔
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案宋景公出
人君之言三變惑為之退舍邾文楚昭之言亦是物也
而終不蒙福天道遠而不可知如此

杜悰

唐懿宗咸通二年二月以杜悰為相一日兩樞密使詣
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受宣三相起避公慶
出書授悰發之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鄂王監國奏也

且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反復續復封
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公慶
去悰謂兩樞密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今主上新踐阼
固當以仁愛為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晉以性成
則中尉掘密豈得不自憂乎兩樞密相顧默然徐曰當
其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無人及此三相復來見悰
微請宣意悰無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悰曰勿為它慮
既而寂然及延英開上色甚悅此資治通鑑所載也新
唐史云宣宗世廢王爽大明宮而鄂王居十六宅帝大
漸遺詔立夔王而中尉王宗貴迎鄂王立之是為懿宗

久之遣樞密使楊慶詣中書獨揖恠它宰相畢誠杜審
權蔣伸不敢進乃授恠中人請帝監國奏因論恠効大
臣名不在者恠語之如前所云慶色沮去帝怒亦釋予
以史考之懿宗即位之日宰相四人曰令狐綯曰蕭萇
曰夏侯孜曰蔣伸至是時唯有伸在三人者罷去矣誠
及審權乃懿宗自用者無由有斯事蓋野史之妄而二
書誤采之溫公以唐事屬之范祖禹其審取可謂詳盡
尚如此信乎脩史之難哉

唐書世系表

新唐宰相世系表皆承用逐家譜牒故多有謬誤內沈

氏者最可笑其略云沈氏出自姬姓周文王子聃叔季
字子揖食采於沈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魯成公八年
為晉所滅沈子生逞守修之奔楚遂為沈氏生嘉字唯
良嘉生尹戍戍生諸梁諸梁子尹射字修文其後入漢
有為齊王大傅敷德侯者有為驃騎將軍者有為彭城
侯者宋書沈約自叙云金天氏之後沈國在汝南平輿
定公四年為蔡所滅秦末有逞者徵丞相不就其後頗
興唐表同案聃季所封自是一國與沈了不相涉春秋
成公八年晉侵沈獲沈子揖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
蔡之師于雞父沈子逞滅定公四年蔡滅沈殺沈子嘉

今表云聃季字子揖成八年為晉所滅是文王之子壽
五百餘歲矣遲為吳所殺而表云奔楚宋書云秦召為
丞相沈尹戌為楚將戰死於柏舉正與嘉之死同時而
以為嘉之子尹射書傳三十四年始書諸梁乃以為
其子又春秋時人立字皆從子及伯仲豈有脩之惟良
脩文之比漢侯表豈有所謂敷德彭城侯自官表豈
有所謂驃騎將軍沈遠者沈約稱一時文宗安讓其上
世名氏官爵固可並論又不分別兩沈國其金天氏之
裔沈妣葦黃之沈封於汾川晉滅之春秋之沈封於汝
南蔡成之無名而為一是不續左氏乎歐陽公略不詳

魯昭公

春秋之世列國之君失守社稷其國皆即日改立君無
虛位以俟者惟魯昭公為季孫意如所逐而孫于齊又
適晉凡八年乃沒意如在國攝事主祭歲具從者之衣
獲而歸之于乾侯公薨之明年喪還故國然後其弟公
子宋始即位它國無北比也豈非魯秉周禮雖不幸逐
君猶存厥位而不敢絕之乎其後哀公孫于越左傳終
於是年不知悼公以何時立也

州縣失故名

今之州縣以累代移徙改割之故往往或失其故名或
州異而縣不同者如建昌軍在江西而建昌縣乃隸南
康南康軍在江東而南康縣乃隸南安南安軍在江西
而南安縣乃隸泉州韶州為始興郡而始興縣外屬贛
州為南康郡而南康縣外屬鬱林為州而鬱林縣隸貴
州桂陽為軍而桂陽縣隸郴州此類不可悉數

嚴州當為莊

嚴州本名睦州宣和中以方寇之故改焉雖以威嚴為
義然實取嚴陵灘之意也殊不知子陵乃莊氏東漢避
顯宗諱以莊為嚴故史家述書以嚴為嚴光後世當從實

可也

卷第六

容齋隨筆卷第七十八則

孟子書百里奚

柳子厚復杜泚夫書云生用助字不當律令所謂乎歟耶哉夫也者疑辭也矣耳馬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精思之則益也予讀孟子百里奚一章曰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味其所用助字開國變化使人之意飛動此難以爲溫夫輩言也

韓柳爲文之旨

韓退之自言作爲文章上規姚姒盤詰春秋易詩左氏
莊騷太史子雲相如閱其中而肆其外柳子厚自言每
爲文章本之書詩禮春秋易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
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
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韓
柳爲文之旨要學者宜思之

李習之論文

李習之答朱載言書論文最爲明白周盡云六經創意
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

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
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如山有岱華嵩衡焉其同者
高也其華未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濟淮河江焉其同
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不必均也天下之語文章
有六說焉其尚異者曰文章詞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
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溺於時者曰文章必當對病於
時者曰文章不當對愛難者曰宜深不當易愛易者曰
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
不深不至於理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
儉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

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難也憂心悄悄愠于群小非對也遇閔既多受侮不少非不對也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苑彼桑柔其下侯甸將采其劉非易也光被四表格下上下十畝之間兮桑者開闢兮非難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者聃列莊至于劉向揚雄皆自成一家的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豈不能傳也其論於文者如此後學宜志之

魏鄭公諫語

魏鄭公諫止唐太宗封禪中間數語引喻剴切曰今有人十年長患療治且愈此人應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碩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爲之良醫疾苦雖已又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切有疑太宗不能奪此語見於公諫錄及舊唐書而新史不載資治通監記其諫事亦刪此一節可惜也

虞世南

虞世南卒後太宗夜夢見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世南奄隨物化倏移歲序昨因夜夢忽覩其人追懷遺美良增悲歎宜資冥助申朕思舊之情可於其家爲設五百僧齋并爲造天尊像一軀夫太宗之夢世南蓋君臣

相與之誠所致宜恤其子孫享其恩典可也齋僧造像豈所應作形之制書著在國史惜哉太宗而有此也

七發

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詞上薄騷此蓋文章領袖故爲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爲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奔諸儿格柳子厚嘗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新機杼激越清壯漢晉之間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荅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楊雄擬之爲解朝尚有

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問皆屋下架屋章摹句馮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毛穎傳初成世人多笑其怪雖裴晉公亦不以為可惟柳子獨愛之韓子以文爲戲本一篇耳妄人既附以華華傳至於近時羅文江瑤葉嘉陸吉諸傳紛紜雜沓皆託以爲東坡大可笑也

將軍官稱

前漢書百官表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子案國語鄭文公以詹伯爲將軍又吳夫差十旌一將軍左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檀弓衛將軍文子魯使慎子爲將軍然

則其名久矣彭寵爲奴所縛呼其妻曰趣爲譚將軍辦
裝東漢書注云呼奴爲將軍欲其故已也今吳人語猶
謂小蒼頭爲將軍蓋本諸此

北道主人

秦晉園鄙鄭人謂秦盍舍鄭以爲東道主蓋鄭在秦之
東故云今世稱主人爲東道者此也東漢載北道主人
乃有三事常山太守鄧長會光武於鉅鹿請從擊邯鄲
光武曰備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爲我北道主人
又光武至薊將欲南歸耿弇以爲不可官屬腹心皆不
肯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彭寵將反光武問朱
浮屠曰大王何寵爲北道主人今既不然所以失望後
人罕引用之

○洛中盱江八賢

司馬溫公序賻禮書閭閻之善者五人呂南公作不欺
述書三人皆以卑微不見於史氏予頃脩國史將以綴
于孝行傳而不果成聊紀之於此溫公所書皆陝州夏
縣人曰醫劉太居親喪不飲酒食肉終三年以爲今世
士大夫所難能其弟求一亢孝友廉謹夏縣有水災民
溺死者以百數求一執竿立門首他人物流入門者輒
擲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其室而死求一請縣自陳請

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債不償者毀其券曰周文粲其
兄嗜酒仰弟為生兄或時酗歐粲鄰人不平而唁之粲
怒曰兄未嘗歐我汝何雜間吾兄弟也曰蘇慶文者事
繼母以孝聞常語其婦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繼
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室終身曰臺亨者善畫朝廷
脩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事畢詔選試其優者留
翰林授官祿享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於田里南公
所書皆建昌南城人曰陳策嘗買驪得不可被鞍者不
忍移之它人命養於野廬俟其自斃其子與猾馭計因
經過官人喪馮即磨破驪背以銜質之既售矣策聞自

遣及告以不堪官人疑策愛也祕之策請試以鞍亢亢
終日不得被始謝還焉有人從策買銀器若羅綺者策
不與羅綺其人曰向見君帑有之今何靳策曰然有質
錢而沒者歲月已久絲力糜脆不任用聞公欲以嫁女
矣可以此物病公哉取所當與銀器投熾炭中曰吾恐
受質人或得銀之非真者故為公驗之曰危整者買鮑
魚其馭舞秤權陰厚整魚人去身留整傍請曰公買止
五斤已為公密倍之願畀我酒整大驚追魚人數里而
返之購以直又飲馭醇酒曰汝所欲酒而已何欺寒人
為曰曾叔卿者買陶器欲轉易於北方而不果行有人

從之併售者叔卿與之已納價猶問曰今以是何之其人對欲効公前謀耳叔卿曰不可晉祿北方新有災荒是故不以行今豈宜不告以誤君乎遂不復售而叔卿家苦貧妻子飢寒不恤也嗚呼此八人者賢乎哉

王導小名

顏魯公書遠祖西平靖侯顏含碑晉李闡之文也云含爲光祿大夫馮懷欲爲王導降禮君不從曰王公雖重故是吾家阿龍君是王親丈人故呼王小字晉書亦載此事而不書小字世說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呼三公小字晉人浮虛之習如此

此

漢書用字

太史公陳涉世家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又曰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用七死字漢書因之漢溝洫志載賈讓治河策云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陽激使東北百餘里開河再西三東凡五用石隄字而不爲冗複非後人筆墨畦徑所能到也

姜嫄簡狄

毛公注生民詩姜嫄生后魏履帝武敏歆之句曰從於高辛帝而見於天也玄鳥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曰春分玄鳥降簡狄配高辛帝帝與之祈于郊禘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其說本自明白至鄭氏箋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禘時有大人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復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如有合道感已者遂有身後則生子又謂亂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說本於史記謂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穆簡狄行浴見燕墮卵取吞之因生契此

二端之怪妄先賢辭而闕之多矣歐陽公謂履契非高辛之子毛公於史記不取履足之怪而取其訛緣之世次案漢書毛公趙人爲河間獻王博士然則在司馬子長之前數十年謂爲取史記世次亦不然蓋世次之說皆出於世本故荒唐特甚其書今亡夫適野而見巨跡人將走避之不暇豈復故故踐履以求不可知之禱祥飛鳥墮卵知爲何物而遽取吞之以古揆今人情一也今之愚人未必爾而謂古聖人之后妃爲之不待辨而明矣

王觀國彥賓吳棫林老有學林及叶韻補注毛詩音二
書皆云詩易太玄凡用慶字皆與陽字韻叶蓋羌字也
引蕭該漢書音義慶音羌又曰漢書亦有作羌者班固
幽通賦慶未得其云已文選作羌而它未有明證予案
揚雄傳所載反離騷慶天顛而喪榮注云慶辭也讀與
羌同最為切据

佐命元臣

威王創業必有同德之英輔成垂世久長之計不如是
不足以爲一代宗臣伊尹周公之事見於詩書可考也
漢蕭何佐高祖其始入關即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

以周知天下地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高祖失
職爲漢王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獨曰今
衆弗如百戰百敗願王王漢中收用巴蜀然後還定三
秦王用其言此劉氏興亡至計也進韓信爲大將使當
一面定魏趙燕齊高祖得顯心與楚確無比顧憂且死
引曹參代已而畫一之法成約三章以蠲秦暴附百姓
以申漢德四百年基業此焉肇之唐房玄齡佐太宗初
在秦府已獨收人物致幕下與諸將密相申結引社如
晦與參籌帷及爲宰相粲然興起治功以州縣成天下
之治以租庸調天下之財以八府十六衛本天下之兵

以諫爭付王魏以兵事付靖勸御夷狄有道用賢材有
術三百年基業以馬肇之其更制節度使而州縣之治
壞更二稅法而知庸之理壞變府兵爲彊騎諸衛爲神
策而軍政壞雖有名臣良輔不能救也趙韓王佐 藝
祖監方鎮之勢削支郡以損其彊置轉運通判使掌錢
穀以奪其富參命京官知州事以分其黨祿諸大功臣
於環衛而不付以兵收天下驍銳於殿巖而不使外重
建法立制審官用人一切施爲至于今是賴此三君子
之後代天理物碩人光明者世有其人所謂一時之相
爾蕭之孫有罪及無子凡六絕國漢輒紹封之國朝襲
錄韓王苗裔未嘗或忘唯房公之亡未十年以其子故
奪襲爵傳配享諡唐之世不復續唐家亦少恩哉

名世英宰

曹參爲相國日夜飲醇酒不事事而畫一之歌興王導
輔佐三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末年略不復省事
自歎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我憤憤謝安石不存小
察經遠無競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趙韓王得士大
夫所投利害文字皆實二大甕滿則焚之李文靖以中
外所陳一切報罷云以此報國此六七君子蓋非揚己
取名瞭然使戶曉者真名世英宰也豈口不事事哉

檀弓誤字

檀弓載吳侵陳事曰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
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
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案嚭乃吳
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
簡策差互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
太宰嚭問之乃善忠宣公作春秋詩引斯事亦嘗辨正
云

薛能詩

薛能者晚唐詩人格調不能高而妄自尊大其海棠詩
序云蜀海棠有聞而詩無聞杜子美於斯興象不出沒
而有懷天之厚余謹不敢讓風雅蓋在蜀矣吾其庶幾
然其語不過曰青苔浮落處暮柳間開時帶醉遊人挿
連陰彼叟移晨前清露濕晏後惡風吹香少傳何許妍
多畫半遺而已又有荔枝詩序曰杜工部老居兩蜀不
賦是詩豈有意而不及歟白尚書曾有是作與旨卑泥
與無詩同予遂爲之題不愧不負將來作者以其荔枝
首唱愚其庶幾然其語不過曰顆如松子色如櫻未識
隣鮑欲半生歲抄監州曾見梅時新入座久聞名而已
又有折楊柳十首叙曰此曲盛傳爲詞者甚衆文人才

子各銜其能莫不條似舞畧葉如屑舉出口皆然頗爲
陳熟能專於詩律不受隨人搜難抉新警脫常態雖欲
勿伐知音者其舍諸然其詞不過曰華清高樹出離宮
南陌柔條帶暖風誰見輕陰是良夜瀑泉聲畔月明中
洛橋晴影覆江船羌笛秋聲濕塞烟閑想習池公宴罷
水蒲風絮夕陽天而已別有柳枝詞五首最後一章曰
劉白蘇臺摠近時當初章句是誰推纖腰舞盡春楊柳
未有儂家一首詩自注云劉白二尚書繼爲蘇州刺史
皆賦楊柳枝詞世多傳唱雖有才語但文字太僻宮商
不高耳能之尺言如此但稍推杜陵視劉白以下蔑如

也今讀其詩正堪一笑劉之詞云城外春風吹酒旗行
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白
之詞云紅板江橋清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雨歇
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其風流氣槩豈能所可髣髴
哉

漢晉太常

漢自武帝以後丞相無爵者乃封侯其次雖御史大夫
亦不以爵封爲問唯太常一卿必以見侯居之而職典
宗廟園陵動輒得咎由元符以降以罪廢斥者二十人
意武帝陰欲損侯國故使居是官以困之爾表中所載

鄒侯蕭壽成坐犧牲瘦豕侯孔臧坐衣冠道橋壞鄆侯
周仲君坐不收赤側錢繩侯周平坐不繕圓屋睢陵侯
張昌坐乏祠楊平侯杜相坐擅役鄭舞人廣阿侯任越
入坐廟酒酸江鄒侯靳石坐離宮道橋苦惡臧侯李信
成坐縱丞相侵神道俞侯樂賁坐雍犧牲不如令山陽
侯張當居坐擇博士弟子不以實成安侯韓延年坐留
外國文書新時候趙弟坐鞠獄不實牧丘侯石德坐廟
牲瘦當塗侯魏不害坐孝文廟風發瓦轆陽侯江德坐
廟廊夜飲失火蒲侯蘇昌坐泄官書弋陽侯任官坐人
盜茂陵園物建平侯杜緩坐盜賊多自鄼侯至牧丘十
四侯皆奪國武帝時也自當塗至建平五侯但免官昭
宣時下及晉世此風猶存惠帝元康四年大風剝闕屋
凡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勗五年大風蘭臺主者求索
阿棟之間得瓦小邪十五處遂禁止太常復興刑獄陵
上荆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犇走道路太
常禁止不解蓋循習漢事云

容齋隨筆卷第七

容齋隨筆卷第八十五則

諸葛公

諸葛孔明千載人其用兵行師皆本於仁義節制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蓋其操心制行一出於誠生於亂世躬耕壟畝使無徐庶之一言玄德之三顧則苟全性命不求聞達必矣其始見玄德謂曹操不可與爭鋒孫氏可與為援而不可圖唯荊益可以取言如著龜終身不易二十餘年之間君信之士大夫仰之夷夏服之敵人畏之上有以取信於主故玄德臨終至云嗣子不才君可自取後主雖庸懦無立亦舉國聽之而不疑下有以

見信於人故廢廖立而立垂泣廢李嚴而嚴致死後主
左右姦辟側佞充塞于中而無一人有心害疾者魏盡
據中州乘操丕積威之後猛士如林不敢西向發一矢
以臨蜀而公六出征之使魏畏蜀如虎司馬懿案行其
營壘處所歎爲天下奇才鍾會伐蜀使人至漢川祭其
廟禁軍士不得近奠樵采是豈智力策術所能致哉魏
廷每隨公出輒欲請兵萬人與公異道會于潼關公制
而不許又欲請兵五千循秦嶺而東直取長安以爲一
舉而咸陽以西可定史臣謂公以爲危計不用是不然
公員所謂義兵不用詭謀竒計方以數十萬之衆據正

道而臨有罪建旗鳴鼓直指魏都固將飛書告之擇日
合戰豈復翳行竊步事一旦之譎以規咸陽哉司馬懿
年長於公四歲懿存而公死纔五十四耳天不祚漢非
人力也霸氣西南歟雄圖歷數屯杜詩盡之矣

沐浴珮玉

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珮玉則
兆五人者皆沐浴珮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浴
浴珮玉者乎不沐浴珮玉此擅弓之文也今之爲文者
不然必取沐浴珮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獨不可曰
孰有執親之喪若此者乎似不足以盡其事然古意義

矣

談叢失實

後山陳無已著談叢六卷高簡有筆力然所載國朝事失於不考究多爽其實漫析數端於此其一云呂許公惡滯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及西軍罷盡用三公及宋苜公夏兵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呂既老大事猶問遂請出大臣行二邊既建議乃數出道者院宿范公奉使陝西宿此院相見云云案呂公罷相詔有同議大事之旨公辭乃慶曆三年三月至九月致任矣四年七月富范始奉使又三公入二府時苜公自在外英公拜樞密

使而中輟後二年苜公復入安有五人同時之事其二云杜正獻丁文簡爲河東宣撫逢吉之子上書歷詆執政至云至於臣父亦出遭逢謂非德選也杜戲丁曰賢郎亦要牢籠丁深銜之其後二公同在政府蘇子美進奏事作杜避嫌不預丁論以深文子美坐廢爲民杜亦罷去一言之謔貽禍如此案杜公以執政使河東時丁以學士爲副慶曆四年十一月進奏獄起杜在相位五年正月罷至五月丁公方從翰林參知政事安有深文論子美之說且杜公重厚當無以人父子爲詭之理丁公長者也肯追仇一言陷貳十大夫哉其三云張乖崖

自成都召爲參知政事既至而腦疽作求補外乃知杭州而疾愈上使中人往伺之言且將召也丁晉公以白金賂使者還言如故乃不用案張兩知成都其初還朝爲戶部使中丞始知杭州時丁方在侍從其後自蜀知昇州丁爲三司使豈有如前所言之事其四云垂崖在陳聞晉公逐萊公知禍必及已乃近三大戶與之博出彩骰子勝其一坐戶及買田宅爲歸計以自汚晉公聞之亦不害也案張公以祥符六年知陳州八年卒後五年當天禧四年寇公方罷相旋坐之豈有所謂垂崖自汚之事茲四者所係不細乃誕漫如此蓋前輩不

家藏國史好事者肆意飾說爲美聽疑若可信故誤人紀述後山之書必傳於後世懼詒千載之惑予是以辨之

石砮

東坡作石砮記云禹貢荊州貢礪砥砮丹及箇箬楛梁州貢砮磬至春秋時隼集于陳廷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問於孔子孔子不迭取之荆梁而遠取之肅慎則荆梁之不貢此久矣顏師古曰楛木堪爲箭今龜山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爲矢至唐猶然而用石爲砮則自春秋以來莫識矣案晉書摯婁傳有石砮楛矢國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周武王時獻其矢砮魏景元末以來

貢晉元帝中興又貢石罽後通貢於石虎虎以夸李壽者也唐書黑水靺鞨傳其矢石鏃長二寸蓋罽罽遺法然則東坡所謂春秋以來草織恐不考耳予家有一罽正長二寸豈黑水物乎

陶淵明

陶淵明高簡閑靖為晉宋第一輩人語其飢則簞瓢屢空餅無儲粟其寒則短褐穿結締綌冬陳其居則環堵蕭然風日不蔽窮困之狀可謂至矣讀其語子儼等疏云恨室無萊婦抱茲苦心汝等雖曰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管仲鮑叔分財無猜他人尚爾况同父之人

哉然則猶有庶子也責子詩云雍端年十三此兩人必異毋爾淵明在彭澤悉令公田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杭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杭其自叙亦云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猶望一稔而遊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即自免去職所謂秫杭蓋未嘗得顆粒到口也悲夫

東晉持相

西晉南度國勢至弱元帝為中興主已有雄武不足之議餘皆童幼相承無足稱算然其享國百年五胡雲擾竟不能窺江漢符堅以百萬之衆至於送死肥水後以

強臣擅政鼎命乃移其於江左之勢固自若也是果何
樹哉嘗考之矣以國事付一相而不貳其任以外寄付
方伯而不輕其權文武二柄既得其道餘皆可槩見矣
百年之間會稽王昱道子元顯以宗室王敦二桓以逆
取姑置勿言卞壹陸玩郗鑒陸曄王彪之坦之不任事
其貢托國者王道亮何充庾冰蔡謨殷浩謝安劉裕
八人而已方伯之任莫重於荆徐荊州爲國西門刺史
常都督七八州事力雖強分天下半自庾江訖于太元
八十餘年荷闔寄者王敦陶侃庾氏之亮翼桓氏之溫
諮冲石民八人而已非終於其軍不輒易將士服習於
下敵人畏敬於外非忽去忽來兵不適將將不適兵之
比也頃嘗爲

賞魚袋

衡山有唐開元二十年所建南岳真君碑衡州司馬趙
願貞撰荆府兵曹蕭誠書末云別駕賞魚袋上柱國光
大睦賞魚袋之名不可曉它處未之見也

浯溪

永州浯溪唐人留題頗多其一云太僕卿分司東都韋
瓘大中二年過此余秋中以中書舍人謫官康州建令

十六年去東罷楚州刺史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纔經
數月又蒙除替行次靈川聞改此官分司優閑誠為泰
幸案新唐書瓘仕累中書舍人與李德裕善李宗閔惡
之德裕罷相貶為明州長史終桂管觀察使以題名證
之乃自中書謫康州又不終於桂史之謫如此瓘所稱
十六年前正當太和七年是時德裕方在相位八年十
一月始罷然則瓘之去國果不知坐何事也

皇甫湜詩

皇甫湜李翱雖為韓門弟子而皆不能詩浯溪石間有
湜一詩為元結而作其詞云次小有文章可惋只在碎

然長於指叙約潔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
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羨君可蓋子昂
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年對李杜才
海翻高下非可絜文於一氣間為物莫與先王路不
荒豈不仰吾輩石弁立衙衙溪口楊素瀨我思何人知
徒倚如有待味此詩乃論唐人文章耳風格殊無可采
也

人物以義為名

人物以義為名者其別最多伏正道曰義義師義戰是
也眾所尊戴者曰義義帝是也與眾共之曰義義倉義

社義田義學義役義井之類是也至行過人曰義義士
義俠義姑義夫義婦之類是也自外入而非正者曰義
義父義兒義兄弟義服之類是也衣裳器物亦然在首
曰義髻在衣曰義襴義領合中小合曰義子之類是也
合衆物爲之則有義漿義墨義酒禽畜之賢則有義犬
義鳥義鷹義鷄

人君壽考

三代以前人君壽考有過自年者自漢晉唐三國南北
下及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漢武帝吳大帝唐高祖至
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自餘至五六十者

亦鮮即此五君而論之梁武召侯景之禍幽辱告終旋
以亡國玄宗身致大亂播遷失意飲恨而沒享祿久長
翻以爲害固已不足言漢武末年巫蠱事起自皇太子
公主皇孫皆不得其死悲傷愁沮群臣上壽拒不舉觴
以天下付之八歲兒吳大帝廢太子和殺愛子魯王霸
唐高祖以秦王之故兩子十孫同日併命不得已而禪
位其方寸爲何如然則五君者雖有崇高之位享耆耄
之壽竟何益哉若

光堯太上皇帝之福貞可於天人中求之

韓文公佚事

韓文公自御史貶陽山新舊二唐史皆以為坐論官市
事案公赴江陵塗中詩自叙此事甚詳云是年京師旱
田畝少所收有司恤經費未免煩誅求傳聞閭里間赤
子棄渠溝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適會除御史誠當
得言秋拜疏移閣門為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絕
其喉下言畿甸內根本理宜優積雪驗豐熟幸寬待蠶
麤天子惻然感司空歎綢繆謂言即施設乃及遷炎洲
皇甫湜作公神道碑云關中旱饑人死相枕藉吏刻取
恩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
專政者惡之遂貶然則不因論官市明甚碑又書三事

云公為河南令魏鄆幽鎮各為留郵貯潛卒以橐罪亡
公將擿其禁斷民署吏俟且發留守尹大恐遽止之是
後鄆郵果謀反將屠東都以應淮蔡及從討元濟請於
裴度須精兵十人間道以入必擒賊未及行李懇自文
城夜又得元濟三軍之士為公恨復謂度曰今藉聲勢
王承宗可以辭取不煩兵矣得柏耆口授其詞使者執
筆書之持以入鎮州承宗遂割德棣三州以獻李綱作
公行狀所載略同而唐書並逸其事且以鎮州之功專
歸柏耆豈非未嘗見湜文果乎資治通鑑亦僅言耆以
策于愈愈為白度為書遣之耳

韓公文

國書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誦韓公之文各極其擊刺之語云高山無窮太華削成人丈無窮夫子提生鸞鳳一鳴烟塘葦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唯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習之云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剝剝不讓撥去其華得其本根包剝越羸並武同放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又云公每以爲自楊雄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爲文未嘗効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後進之士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以爲法皇甫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主是歸于

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舐異以扶孔子存皇之極茹古涵今無有端涯鯨鏗春麗驚耀天下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鬼入神出姬氏以來一人而已又云屬文意語天出業孔子孟軻而侈其文焯焯烈烈爲唐之章又云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然施於灌漑或奕於用此論似爲不知公者漢之語云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擇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是四人者所以推高韓公可謂盡矣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後衆說盡廢其略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

地之化關盛衰之運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歷唐正觀
開元而不能救獨公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
於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豈非參天地而獨
存者乎騎龍白雲之詩蹈厲發越直列雅頌所謂若捕
龍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

治生從宦

韓詩曰居閑食不足從任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常
苦心然治生從宦自是兩塗未嘗有兼得者張釋之以
實爲郎十年不得調曰又宦減兄仲之產不遂欲免歸
司馬相如亦以訾爲郎因病免家貧無以自業至從故
人於臨邛及歸成都家徒四壁立而已

真宗末年

真宗末年屬疾每視朝不多語言命令間或不能周審
前輩雜傳記多以爲權臣矯制而非也錢文僖在翰林
有天僖四年筆錄記逐日瑣細家事及一時奏對并它
所聞之語今略載於此寇萊公罷相之夜錢公當制上
問與何官得錢奏云王欽若近出除太子太保上曰近
上是甚云太子太傅上曰與太子太傅又云更與一優
禮錢奏但請封國公而已時樞密有五員而中書只參
政李迪一人後月餘召學士楊大年宣云馮拯與吏書

李迪更侍更無它言楊奏若只轉官合中書命詞唯樞
密使平章事却學士院降制上云與樞密使平章事楊
亦憂慮而不復審退而草制以迪為吏部侍郎集賢相
拯為樞密相又四日召知制誥晏殊殊退乃召錢上問
為拯如何商量錢奏外論甚美只為密院却有三負正
使三負副使中書依舊一負以此外人疑訝上云如何
安排錢奏若却令拯入中書即是彰昨來錯誤但於曹
利用丁謂中選一人過中書即並不妨事上云誰得錢
奏丁謂是文官合如中書上云入中書遂奏授同平章
事又奏兼玉清宮使又奏兼昭文國史又乞加曹利用
平章事上云與平章事案此際大除拜本 真宗啓
其端至於移改曲折則其柄乃係詞臣可以舞文容姦
不之覺也寇公免相四十年周懷政之事方作溫公記
聞蘇子由龍川志范蜀公東齋記事皆誤以為因懷政
而罷非也予嘗以錢錄示李善美采取之又誤以召晏
公為寇罷之文亦非也

容齋五筆

三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丙子

容齋隨筆卷第九二十八則

霍光賞功

漢武帝外事四夷出爵勸賞凡將士有軍功無問貴賤
未有不封侯者及昭帝時大鴻臚田廣明平益州夷斬
首捕虜三萬但賜爵關內侯蓋霍光為政務與民休息
故不欲求邊功益州之師不得已耳與唐宋璟柳郝靈
佺斬默啜之意同然數年之後以范明友擊烏亘傳介
子刺樓蘭皆即侯之則為非是蓋明友此女婿也

尺捶取半

莊子載惠子之語曰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錐

容齋隨筆卷第九二十八則



為寓言然此理固具蓋但取其半正碎為微塵餘半猶存雖至於無窮可也特所謂卵有毛鷄三足犬可以為羊馬有卵火不熱龜長於蛇飛鳥之景未嘗動如是之類非詞說所能了也

漢文失材

漢文帝見李廣曰惜廣不逢時今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惜秦為諭其言忠正明白不下賈誼曾不得一官史臣猶贊美文帝以為山言多激切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觀此二事失材多矣是楚反時李廣以都尉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賞不行武帝時五為將軍擊匈奴無尺寸功至不得其死三朝不遇命也夫

陳軫之說陳

戰國權謀之士游說從橫皆趨一時之利殊不顧義理曲直所在張儀欺楚懷王使之絕齊而獻商於之地陳軫諫曰張儀必負王商於不可得而齊秦合是北絕齊交西生秦患其言可謂善矣然至云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是軫不深計齊之可絕與否但以得地為意耳及秦負約楚王欲攻之軫又勸曰不如因賂之以一名都與之并兵而攻齊是

我亡地於秦取饋於齊也此策尤乖謬不義且秦加亡道於我乃欲賂以地齊本與國楚無故而絕之宜割地致幣卑詞謝罪復求其援而反欲攻之軫之說於是踈矣乃知魯仲連虞卿為豪傑之士非軫輩所能企及也

顏率兒童之見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顏率請借救於齊乃請齊王許以鼎齊為發兵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鼎周君又患之顏率復詣齊曰願獻九鼎不識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將寄徑於梁於楚率皆以為不可齊乃止戰國策首載此事蓋以為奇謀予謂此特兒童之見爾

爭戰雖急要當有信今一給齊可也獨不計後日諸侯來伐誰復肯救我乎疑必無是事好事者飾之爾故史記通鑑皆不取

皇甫湜正閏論

晉魏以來正閏之說紛紛前人論之多矣蓋以宋繼晉則至陳而無所終由隋而推之為周為魏則上無所起故司馬溫公於通鑑取南朝承晉訖于陳亡然後之隋開皇九年姑藉其年以紀事無所抑揚也唯皇甫湜之論不然曰晉之南遷與平王避戎之事同而元魏種實匈奴自為中國之位號謂之威邪晉實未改謂之禪耶

已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爲錄者皆閔晉失之連矣晉爲宋宋爲齊齊爲梁江陵之滅則爲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故自唐推而上唐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於堯舜爲得天下統則陳僭於南元閔於北其不昭昭乎此說亦有理然予復考之滅梁江陵者魏文帝也時歲在甲戌又三年丁丑周乃代魏不得云江陵之滅則爲周也

簡師之賢

皇甫持正集有送簡師序云韓侍郎貶潮州浮圖之士懼快以抃師獨憤起訪余求序行資適潮不顧蛇山鱷

水萬里之嶮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者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人其知不猶愈於冠儒冠服朝服惑弱於經怪之說以斲彝倫邪予讀其文想見簡師之賢而惜其名無傳於後世故表而出之

老人推恩

唐世赦宥推恩於老人絕優開元二十三年耕籍田侍老百歲以上版授上州刺史九十以上中州刺史八十以上上州司馬二十七年赦百歲以上下州刺史婦人郡君九十以上上州司馬婦人縣君八十以上縣令婦人鄉君天寶七載京城七十以上本縣令六十以上縣

丞天下侍老除官與開元等國朝之制百歲者始得初
品官封比唐不作矣淳熙三年以
太上皇帝慶壽之故推恩稍優遂有增年詭藉以冒榮
命者使如唐日將如何哉

唐三傑

漢高祖以蕭何張良韓信為人傑此三人者真足以當
之也唐明皇同日拜宋璟張說源乾曜三故相官帝賦
三傑詩自馮以賜其意蓋以比蕭張等也說與乾曜豈
璟比哉明皇可謂不知臣矣

忠義出天資

忠義守節之士出於天資非關居位貴賤受恩深淺也
王莽移漢祚劉歆以宗室之傳導之為逆孔光以宰相
輔成其事而龔勝以故大夫守誼以死郭欽蔣詡以刺
史郡守粟融禽廢曹竟蘇張以儒生皆去官不仕陳咸
之家至不用王氏臘蕭道成篡宋褚淵王儉奕世達官
身為帝甥主婿所以縱吏威劉唯恐不速而死節者乃
王蘊卜伯興黃回任候伯之輩耳安祿山朱泚之變陳
希烈張均張瓘喬琳李忠臣皆以宰相世臣為之丞弼
而甄濟權臯劉海賓段秀實或以莫府小吏或以廢斥
列卿捐身立節名震海內人之賢不肖相去何止天冠

地履乎

劉歆不孝

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劉歆事父雖不載不孝之迹然其議論每與向異同故向拳拳於國家欲抑王氏以崇劉氏而歆乃力贊王莽唱其凶逆至為之國師公又改名秀以應圖讖竟亦不免為莽所誅子棻女情皆以戮死使天道每如是不善者其知懼乎

漢法惡誕謾

李廣以私忿殺霸陵尉上書自陳謝罪武帝報之曰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張敞殺絮舜上書曰臣待罪京兆絮舜本臣素所厚吏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臣竊以愛無狀枉法以誅之臣賊殺不辜鞠獄故不直死無所恨宣帝引拜為制史漢世法令最惡誕謾罔上廣敞雖妄殺人一語陳情則赦之不問所以開臣下不敢為欺之路也武帝待張湯非不厚及問魯謁者事謂其懷詐面欺終之不貸真得御臣之法

漢官名

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冤獄使

者因張敞殺繁嬖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嚴詔而見
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直指使者因暴勝之
而見豈非因事實官事已即罷乎

五胡亂華

劉聰乘晉之衰盜竊中土身死而嗣滅男女無少長皆
戕於斬準劉曜承其後不能十年身爲人禽石勒嘗盛
矣子奪虎虎盡有秦魏燕齊韓趙之地死小一年而後
嗣屠戮無一遺種慕容儁乘石氏之亂跨據河山亦僅
終其身至子而滅符堅之興又非劉石比然不能自免
社稷爲墟慕容垂燕符氏之亂盡復燕祚死未期年基
業傾覆此七人者皆夷狄亂華之巨擘也而不能久如
此今之北虜爲國八十年傳數酋矣味何邪

石宣爲彗

石虎將殺其子宣佛圖澄諫曰陛下若加慈恕福祚猶
長若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埽鄰官虎不從明年虎死
二年國亡晉史書之以爲澄言之驗予謂此乃石氏窮
凶極虐爲天所弃豈一逆子便能上千玄象起彗乎
宣殺其弟韶又欲行冒頓之事寧有不問之理澄言既
矣史氏誤信而載之資治通鑑亦失於不剛也

三公改宅官

國初以來宰相帶三公官居位及罷去多有改它官者
范質自司徒侍中改太子太傅王溥自司空改太子太
保呂蒙正自司空改太子太師是也天禧以前唯趙普
王旦乃依舊公師仍復遷秩天聖而後恩典始隆張吉
遜致仕至以兵部尚書得太傅云

帶職致仕

熙寧以前待制學士致仕者率遷官而解其職若有疾
就閑者亦換爲集賢院學士蓋不以近職處散地也帶
職致仕方自熙寧中王素始後改集賢學士爲修撰政
和中又改爲右文云

朋友之義

朋友之義甚重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
至朋友之交故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天
下俗薄而朋友道絕見於詩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
見於中庸孟子朋友信之孔子之志也車馬衣裘與朋
友共子路之志也與朋友交而信曾子之志也周禮六
行五日任謂信於友也漢唐以來猶有范張陳雷元白
劉柳之徒始終相與不以死生貴賤易其心本朝百
年間此風尚存嗚呼今亡矣

高科得人

本朝自太平興國以來以科舉羅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輔呂文穆公蒙正張文定公齊賢之徒是也及嘉祐以前亦指日在清顯東坡送章子平序以謂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蓋爲士者知其身必達故自愛重而不肯爲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貴期之故相與愛惜成就以待其用至嘉祐四年之制前三名始不爲通判第一人才得評事簽判代還升通判又任滿始除館職王安石爲政又殺其法恩數既削得人亦衰矣觀天聖初榜宋鄭公郊葉清臣鄭文肅公戩高文莊公若訥曾魯公公亮五人連名二宰相二執政一三司使第二榜王文忠公堯臣韓魏公琦趙康靖公槩連名第三榜王宣徽拱辰劉相沆孫文懿公抃連名楊真榜寘不妄印死王岐公珪韓康公絳王荆公安石連名劉焯榜焯不顯胡右丞宗愈安門下燾劉忠肅公摯章申公惇連名其威如此治平以後第一人作侍從蓋可數矣

辛慶忌

漢成帝將立趙飛燕爲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廷獄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救輔遂得減死朱雲請斬張禹

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
狂直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慶忌此
兩事可與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書於本傳但言其爲
國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而已方爭朱雲時公卿在
前曾無一人助之以請爲可羞也

楚懷王

秦漢之際楚懷王以牧羊小兒爲項氏所立首尾才三
年以事敗之東坡所謂天下之賢主也項梁之死王并
呂臣項羽軍自將之羽不敢爭見宋義論兵事即以爲
上將軍而羽乃爲次將擇諸將入關羽怨秦奮勢願與

沛公西王以羽慄悍禍賊不許獨遣沛公羽不敢違及
秦既亡羽使人還報王王曰如約令沛公王關中此數
者皆能自制命非碌碌孱王受令於強臣者故終不能
全於項氏然遣將救趙滅秦至於有天下皆出其手太
史公作史記當爲之立本紀繼於秦後追其亡則次以
漢高祖可也而乃立項羽本紀蓋帝之事特附見焉是
直以羽爲代秦也其失多矣高祖嘗下詔以秦皇帝楚
隱王亡後爲置守冢并及魏齊趙三王而義帝乃高祖
故君獨缺不問豈簡策脫佚乎

范增非人傑

世謂范增爲人傑予以爲不然夷考平生蓋出戰國從橫之餘見利而不知義者也始勸項氏立懷王及羽奪王之地遷王於郴已而弒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誼爭之以死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中者王之沛公既先定關中則當如約增乃勸羽殺之又徙之蜀漢羽之伐趙殺上將宋義增爲末將坐而視之坑秦降卒殺秦降王燒秦宮室增皆親見之未嘗聞一言也至於滎陽之役身遭反間然後發怒而去嗚呼踈矣哉東坡公論此事備甚猶未盡也

翰苑故事

翰苑故事今廢棄無餘唯學士入朝猶有朱衣院吏雙引至朝堂而止及景靈宮行香則引至立班處公文至三省不用申代但尺紙直書其事右語云諮報尚書省伏候裁旨月日押謂之諮報此兩事僅存

唐揚州之盛

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幹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爲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風十里珠簾之句張祐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慕因王建詩云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